

本报记者应聘为保洁员,体验他们的辛酸

保洁员快马加鞭的一天

文/片 本报记者

“昨天干得怎样啊?”上午8点01分,家政公司经理拨通了我的电话询问情况,在我表明“太累了,无法胜任这份工作”时,他提出公司也招聘宣传人员和管理人员,让我考虑一下。这个点打来电话,是因为公司规定7点40全体保洁员报到,最晚8点就领完当天任务出发。

领到任务后,保洁员们各自骑上电动车飞奔至城市的各个角落,“快”对她们来说再重要不过:骑车快了,便能早到雇主家;干活快了,便能早接下一个活;干活多了,便能多挣钱。然而,“干不好不给钱!”这句话是她们从雇主那里听到最多的话。

近年来,家政服务业快速发展,随之而来的行业问题也日益凸显。为了零距离了解家政行业从业者这个群体,本报记者应聘成为一家家政公司的保洁员,跟随两位“老”保洁员一起干了一天保洁工作,深深地体会到了他们的辛酸。

迎,年轻什么活不能干啊!”

在得知李梅的特点后,遇到工作上的问题,我就多向刘华请教。她俩各忙各的,很少有语言交流但又分工明确配合默契。李梅负责用专业工具擦所有房间的玻璃,刘华负责用吸尘器吸所有的尘土包括死角,我被安排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——擦卫生间、厨房、卧室,所有有尘土的东西都要擦。

擦完橱内擦橱外,擦完厨房擦卧室,擦完卧室擦阳台,时而蹲着时而爬梯,一块抹布擦烂好几个洞。

擦完橱柜等家具,该擦地时,我问刘华:“擦地用什么啊?”她看了看我手里的抹布说:“用那个就行,都用一个!”我心里犯嘀咕:擦餐桌用的布,怎么可以用来擦卫生间的地?

见我干活慢,半天擦不完一个衣柜,刘华趁雇主不注意悄悄跑过来对我说:“不是自己家的活,别那么仔细!看得见的脏地方擦擦,看不见的不用管,你这么仔细也不多挣钱,多慢啊!”

说着,刘华打开一个抽屉看了看不脏就没擦,直接关上并对我说:“卧室还有抽屉,去吧!”

上午李梅擦完玻璃后,雇主反映推拉门上方的玻璃不亮,需要重新擦。她习惯性地说:“好,再擦一遍。”当她爬着梯子准备去擦高处的污渍时,雇主连忙说:“你这梯子有防划垫吗?”她回应:“有,有!”雇主还是用手亲自摸了摸,嘴里嘟囔着:“别划伤了地板!”

不久,返工这种“不幸”便发生在我身上,雇主检查到卧室的衣柜时说:“顶上这些黑的怎么没擦下去啊?”这是刘华偷偷告诉我秘密之前擦的,所以我还是有些自信的,但还是搬梯子爬上去让雇主看着又擦了一遍,“这个地方确实擦不掉。”

她有些怀疑,但看我连擦了好几下都没擦掉,只好通过了。但她接着指着衣柜的最下方一处黑色字迹说:“擦擦这里,这字怎么没擦掉?”李梅赶紧去擦,“这是油笔写的,擦不掉。”雇主使劲抹了两下说:“那我问问安装衣柜的咋回事。”

就在我们把所有工具收拾至门外,即将要走的时候,李梅偷偷跟我说:“怎么还不给钱?”按理说干完活该速速给钱。此时,雇主说了句:“我家拖把没了!你们看见了没?”李梅很平和地说:“什么拖把啊?”雇主回应:“新拖把,还没开封呢!”

李梅问我们二人是否看到过拖把,我们都摇了摇头。随后,雇主又看了看我们的装备,没有一样新东西和可以窝藏大件的物品,她才死心。

这时,“难缠”的雇主才把200块钱递给李梅,李梅找给她10块钱。

“干不好不给钱!”

临近中午12点,终于结束这天的工作,收拾完工具装车后,我以为会休息一下喝口水吃午饭,毕竟三个小时一口水也没喝,加上吸了不少尘土,我的嗓子已经快说不出话来了,令我诧异的是,两位前辈商议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,而是给老板打电话



一只脚踩着梯子,另一只脚踩在窗台上,对保洁员来说,擦玻璃是他们最重要的活之一。

问下一家的地址,她们丝毫不顾灰头土脸的外表,似乎也不觉得累。

我实在憋不住了,在她们决定出发时,我问了句:“午饭咱怎么吃啊?”李梅头也没抬很自然地回了句:“路上买,边走边吃。”说完,她们飞快地骑上电动车,又箭一样地消失在人群中。

伴随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,加上中途在路边吃了个煎饼果子,下午两点多我赶到开发区新雇主家,刚出电梯,一股十分刺鼻的油漆味迎面扑来!不用问了,敞着门的这家便是目的地。

味太浓,刚开始几次想吐,走远换了几次空气,努力冲进去。这时,两位前辈正在卧室窃窃私语:“这活太难干了,三天也弄不完这些白点!”我这才注意到窗户上刷的枣红色油漆沾上了一层小白点。李梅接着问我:“你看好干吗?”我没干过自然不知道,还是迎合了下:“不大好吧?”她们仿佛找到同盟,于是和我一起讨论起来。

商议完,找来雇主商议能否不擦白点。李梅说:“这白点太多了,每个窗户都有这么多,使劲大了怕把红漆弄掉,使劲小了擦不下来。”雇主气势汹汹地说:“怎么能不擦白点啊?小细节不弄干净找你们干嘛?大面上的活谁不会干啊?”说完转头要走,接着补充了两句:“我交钱你干活,理所当然!干不好不给钱!”

最后李梅只好给经理打电话,经理说可以商议加钱,李梅

的积累,分成比例会提高至六四分、七三分。保洁费的收取,按房间面积与是否新装修而定,新装修房按2元/平方米收取;入住房按2.5元/平方米。但也有特殊情况,比如入住房不常住,这时也会在2.5元/平方米的基础上适当降价;有的新房打扫难度大,也会在2元/平方米的基础上涨价。

李梅介绍,一般情况一天接两个活,一月挣2000多,老家政员干活快、技能熟练的可以挣到3000多。公司不会拖欠工资,都是每月1日发。

问起是否签订劳动合同,她迟疑地说:“啊?合同?没签!”

我早上“培训”时,经理说过半年后可以给签劳动合同。我问了一下李梅,她已经工作一年以上,根本没签合同,更不用说给买保险了。

问起人身意外险,她边摇头边看着我说:“没有!”

这时上午在雇主家发生的惊险瞬间历历在目——李梅一脚在里一脚在外,蹲着擦阳台的外窗玻璃;刘华迅速爬梯擦阳台顶上的污渍;我被教会把油漆桶翻过来底朝天踩底擦衣柜……怕踩油漆桶危险我问了多遍:“这个能踩吗?底不会掉下来吧?踩坏了怎么办?”刘华就一句话:“踩就行,俺们都这样!”

记得我应聘时,其中一家连锁家政公司这样回应:“签合同,必须的!人身意外险根据个人意愿而定;养老保险,整个家政行业都不给买!”

对此,聊城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高科长回应说,目前家政市场管理有一定难度,家政公司多但真正注册的很少,由于这个行业人员流动性大,人身意外险很难保证,目前人身意外险是一年一百元,根据公司情况和个人意愿,二者共同承担。

李梅突然提出要先走,着急去公司交工具、交钱,打断了我的思绪。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身影,我又一次感受到电动车对这个行业的重要性。

●编后

保洁行业尚需规范,但对保洁员应多理解

本报记者当了一天保洁员,绝不是为了揭黑、挑刺,而是想零距离了解这个行业,更好地促进行业规范发展。

当然,仅仅通过一天的体验,可能对保洁行业的了解并不深,但是也发现了一些不规范之处,比如公司不给保洁员签合同、买保险,比如部分保洁员不太负责任等,这些地方有待相关部门进行规范,保护保洁员的利益,也保护消费者权益。

但是,这一行业鲜见年轻人身影,保洁员大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中年人,他们挣的是辛苦钱。“革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”,希望保洁员首先自己不要觉得低人一等,雇主们也要对保洁员多一些善意和理解,不要故意找茬,更不要伤害他们的尊严。



面对难缠的雇主,保洁员很纠结,选择了短暂的沉默,趴在窗户上望着远方。